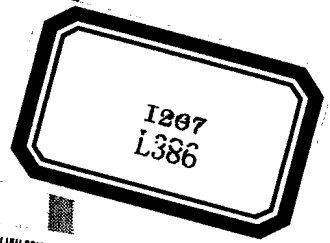


這一代的小說

聯合報叢書





這一代的小說

聯合報
叢書

I267
L386

聯合報叢書

這一代的小說

編者 聯合報編輯部
發行人 王 必 報 社

出版者 聯合報社

總經理 新開局登記證局版臺報字〇〇二九號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五五號
郵政劃撥帳戶一〇〇五五九號

電話：七〇七四一五一
印刷者 中興印刷廠

定價：新臺幣六十五元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初版

印翻禁・權版有

目錄

夜鶯之聲·····	蕭 颯	一
青月茶坊的夢魘·····	吳念真	一五
歸來·····	李永平	三〇
冷月·····	履 疆	五五
黛安娜·····	顧肇森	八二
惡夜的船笛·····	東 年	九三
醫者的塑像·····	黃文鴻	一二五
翻出掌心外·····	楊春枝	一三三
安安的葬禮·····	小 赫	一四〇
春風吹又生·····	朱天文	一六二
鏡蟲·····	孫璋芒	一七一

星星的眼神·····	張大春	二六三
岬角上的新娘·····	宋澤萊	二〇五
幻想·····	袁瓊瓊	三三一
海濱公園·····	李昂	三三三
第一號嫦娥·····	楊 夙	三五五

夜鶯之聲

蕭
颯

蕭颯小姐，本名蕭慶餘，南京市人，廿五歲，北市女師畢業，出版有短篇小說集「長堤」、「日光夜景」、「二度蜜月」等。

卷之四

發年終獎金的時候，薛承銘下定決心把他那架模仿名牌造型的廉價收音機送給工友老朱。他另外上中華路的電器行一家一家比價，最後以三千塊錢買了一架寫明四波段超靈敏度的身歷聲原裝收音機。

「夜鶯之聲」節目是以音樂為主，再穿插主持人親切的閒聊，每天晚上十一點到十二點，整整播出一個小時，薛承銘是在偶然情況收聽到的，覺得選播的音樂不論是流行的，古典的，民謠……，都還十分中聽，便就習慣性的成了忠實聽衆。一回，那聲音甜美清脆的女主持人鄭重的向聽衆解釋，她姓葉，茵是茵草的茵，希望聽衆以後來信，不要再寫成了「夜鶯」。幾乎所有的播音員都歡喜說：請您多多來信，批評指教。薛承銘也受了相當的誘惑，他寫了一封長信給「葉茵」，足足有三張信紙，說了許多傾慕的話。尤其讚美她那有如夜鶯般清美純淨的聲音。葉茵沒有回信，但是簡短的在節目中道了不敢當和謝謝他的來信。薛承銘受到鼓勵，於是再接再厲，也不在乎人家是不是給他回信，反正晚上閒得發慌，找件事情排遣，精神上有了寄託，總是好的。就

這樣的一封一封的寫，今天的編號已經是第四十四號了。他在信上告訴她，爲了能更精確、更完美的收聽到她那美妙的聲音，他又換了架高感度的名牌收音機，現在他甚至可以用完整的聽到她每一次輕微甜蜜的換氣。

葉茵終於給了他回信，仍然簡短而含蓄，但是却掩飾不了她是深受感動的。薛承銘雖然大喜過望，但是也得懂得把持，仍談些深沉的問題，說人生虛幻，生活苦悶……。葉茵來信勸他對生命要有積極的認識，活著是爲了做更有意義的事情，而不能行屍走肉，虛度一生；有時候，她還在節目裏用那甜美柔蜜的聲音重覆說著這些話。薛承銘開始相信，葉茵在節目中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是爲他一個人說的。

他約了她見面。第一次沒有成功，葉茵說朋友以心靈相通，又何必一定要見面落俗套呢？第二次她以身體不適爲藉口拒絕了。第三次她才勉強答應。

薛承銘是一所大機構裏的小職員，賺錢不多，但却是穩穩實實的長期飯票。有時候他也抱怨，做大機器裏的小螺絲釘，愈磨愈沒了闢志，可是抱怨歸抱怨，握牢了的飯碗就算再粗簡也是最不容易摔掉的，就這樣檔案一管五、六年，女朋友也交過兩個，結果不是他嫌人家便是人家嫌他，不了了之。對於葉茵，他是很有自知之明，算是高攀了。不過姻緣前訂，就是牆也擋不住的啊！

星期天下午，薛承銘收拾得整整齊齊，趕到咖啡廳，比約好的時間還早了二十分鐘，選了處近入口的位子，他甚至能感覺得到自己兩腿微顫肌肉緊張，他一再提醒自己，深呼吸，不要緊張，深呼吸……

葉茵說爲了方便辨認，她將穿件白色的毛衣，胸口別朵綵帶花。薛承銘幾乎一閉上眼就可以看見她嬌媚的模樣，只是五官模糊了些，不過大概還是認得出那鼻子、眼睛、嘴，正是他房裏那張大月曆上的女郎。薛承銘

還擔心的一點，是她會不會太時髦了呢！好時髦的小姐眼界高難伺候，他真怕自己應付不了前功盡棄。

兩點過一刻，玻璃門顫動著啓開了，先投進來的是一片耀眼的春日午後陽光，燦爛裏走近一位肥胖得根本沒有腰圍的年輕女人，她輕點著雙層下巴找人。薛承銘一時間根本不知道怎麼辦是好，不過他還是站了起身，因為年輕的胖女人正穿著白色小圓領毛衣，胸口別了叢緞帶繫的紫色小花。

「請問小姐是，葉……。」

「我是葉茵。」

她爽朗的笑說。葉茵和一般的胖女孩一樣，愛笑多話，一派的純真善良，似乎在她來說，天下最悲慘的事也不過是她心愛的小狗病死了。

「瑪麗死的時候，我上節目都說不出話來，那天只好多放音樂……」

薛承銘強顏作笑的聽著，他願意自己是個有風度的君子，不能因為她胖得離譜便怠慢了人家。他看她喝完了咖啡，又問她吃了晚飯再走好不好？

「不了！我和家裏說好回去吃飯，我弟弟今天回來，他在服兵役。」

薛承銘送她到車站搭車。鬧市入夜後的燈火一明一滅，閃爍不歇的映在葉茵粉白圓胖的臉上，她仍是笑盈盈的，臨上車也是她先睜細了眼睛回臉笑說：

「再見了！薛！」

「再見！」

他微笑應著，看她吃力的攀上車去，夾在人叢裏像團肉球一樣由人搓擠著，不由感到一陣淒涼，却不知道是爲了葉茵還是自己。

這以後，他沒有再給葉茵寫信，也盡量避免晚上十一點鐘去開收音機。由同事那裏他學會了一套打坐方法，還買了本書仔細研究，晚飯後便盤起腿眼觀鼻，鼻觀心，摒除一切雜念。可是問題就出在愈是想著不要胡思亂想，愈是容易什麼都想。想起葉茵肥胖笨緩的模樣，他覺得痛苦；想起自己如此對待這麼一個善良的女人，他也痛苦，痛苦啊！薛承銘越坐越想得多，就連平常不去想的問題也一股腦兒勾引了出來。

靜坐練不成，他又實行早睡早起。九點不到上床，翻來覆去，總是十二點半了人還沒睡著。一天夜裏，他實在在床上翻滾得身心憔悴，起身在分租來的小房間裏來回踱了一百多趟，最後他決定坐下來聽聽音樂，鬆弛一下精神，才扭開收音機，正是葉茵那甜美得像拌了蜜糖一樣的聲音：

「您忙了一天，一定十分的疲倦了吧？那麼朋友，我爲您放些輕鬆好聽的音樂，希望您能藉著音樂回憶起今天所發生的一切美好事情，也希望您有個更美好的明天……。」

薛承銘再也忍耐不住，他要寫信給她，傾訴他的無奈和寂寞。不久，他約她出來，他向自己解釋，這決不是玩弄感情的把戲，而是他們都很寂寞，彼此做個朋友不是很好嗎？

「你說是不是？」

「當然。」葉茵愉快發笑說：「我們當然是朋友啦！我是絕對相信男女之間有友誼存在的。」

薛承銘雖然不很願意有人看到他和這麼一位體重已過八十公斤的小姐在一起喝咖啡，可是同事間閒聊，他

却又總喜歡說起「夜鶯之聲」的主持人是他的女朋友。同事裏有人知道這麼一個節目，也有不知道的，不過大家還是以爲，憑他能有這樣一個女朋友已經是十分有辦法的事了，只是鬧不明白，爲什麼他還總是找著辦公室裏唯一未婚的汪小姐窮搭訕呢？

夏天裏，汪小姐傳出了喜訊。

薛承銘曾經費盡心思想請她看電影、吃飯，可是都被汪小姐婉拒了。就在兩個月前，他還嬉笑的問汪小姐：

「你有沒有男朋友啊？」

汪小姐只是笑，却不說話，薛承銘又追上句：

「那我毛遂自薦。」

汪小姐仍是吃吃笑著：

「葉茵小姐不是你的女朋友嗎？當心我去告狀。」

「唉——葉茵！唉——我把她當妹妹看待。」

汪小姐身材修長，姿色却是普通，嚴格的挑剔，她小腿還略有些O字型，穿起裙子實在不怎麼好看。但是她嫁的，却是個百貨公司小開，有錢得很，喜宴在「國宴飯店」開了一、兩百桌，薛承銘這頓喜酒喝得像給人抹了一鼻子灰，看打扮得花團錦簇的新娘子直抿著嘴朝他笑，好像在說：你也不撒泡尿照照鏡子。

汪小姐結婚後，薛承銘像是陷入了一個更深絕的情緒低落期，做任何事提不起勁，每天唉聲嘆氣，偶而想

起什麼就給葉茵寫封信，通篇牢騷，說他的苦悶，還有對人生的絕望。葉茵不厭其煩的來信安慰他，開導他，在節目裏還提醒所有失意的朋友振作精神，創造更完美的未來。薛承銘突然的有了一項新的領悟，覺得自己和葉茵是天生註定的一對，他面相平常，長得不高，又是五百度的近視眼，葉茵雖然肥胖過分，但是她心地善良，又有那麼好的職業，娶妻娶德，還有何好挑剔的呢？

薛承銘第一次將話題發展向婚姻的方向，是問葉茵喜歡有幾個孩子，葉茵表現了一瞬的詫異，才笑嘻嘻的說：

「我喜歡小孩愈多愈好。不過家庭計劃還是很重要的，兩個恰恰好吧！」

「也是！我們主任有六個孩子，家裏亂閨閨，像戰場一樣。我結婚也只要兩個孩子，只是誰願意嫁給我啊！」

「這麼想結婚啊？」

「結了婚就有人洗衣服啦！」

「那買個洗衣機好了。」

葉茵說著，自己都莫名其妙地紅了臉。薛承銘試探的握住她柔厚篤實的手掌，輕輕搓弄著，她沒有掙脫。一個半月後，他們結婚了。

新郎和新娘子總讓人看著有種不協調的感覺，除了體型的差別，最主要的還是薛承銘一臉的自暴自棄，他逢人便說：

「將就嘛！這年頭什麼都是將將就就的過。」

葉茵雖然大大呵呵，看來沒心沒肺的，只是丈夫的顏色態度還是看得出一、二，忍不住的時候，她也不很確定的撒著嬌問：

「承銘！你會不會嫌我太胖啊！」

「嗯……。」薛承銘支支吾吾，等於沒有回答。

怎麼不嫌呢？她買不到現成的衣服，連鞋也要訂做；胖子能睡，幾次薛承銘發現她去洗個澡都在浴缸裏睡著了；坐著看電視，更是沒一會兒功夫便打起呼來，一攤子虛胖肉，堆得滿滿一沙發。尤其他知道了她發胖的主要原因：她好吃甜食、蜜餞、蛋糕，甚至自己做布丁、八寶飯……。

「承銘！你要不要吃一點？」她又在開一廳美國原裝的杏子罐頭，那對半切開鮮黃肥大的杏子，平常人大概吃兩片就覺得太甜膩了，葉茵却有本事一下子吃掉大半罐。

「剛吃過飯，誰吃得下這個。」薛承銘沉著臉說。

「吃一點嘛！」

葉茵特地用了隻玻璃碗盛來，愛嬌的推着丈夫，却不料薛承銘猛的將碗一推：

「你不怕胖我還怕呢！」

說她胖，這早就已經不是件需要忌諱的了，就是葉茵自己偶而也喜歡調侃兩句，說太胖了！要節食！可是丈夫這麼不留情面的態度，還是很叫人受不了的。不過又能怎樣呢？葉茵是不想吵架的，她輕輕的嘀咕著，像

在解釋這件事情。

「嗯！也是真的太胖了。我想，我一定是什麼地方不滿足，沒事就有找著東西吃的慾望。」說著，她還就著碗又吃了一口，故作輕鬆的：「沒辦法，以後吧！以後要節制一點。」

「以後？」薛承銘幾乎是咆哮的，他一把奪過葉茵手裏的玻璃小碗，用力擲在地上：「什麼以後？要就從現在開始。」

墨綠的塑膠地板上一地濃膩汁液和杏黃果肉，薛承銘忿怒的由上面踩過，留下一灘稀爛，和滿滿含了一嘴杏子不知道怎麼是好的葉茵。

和丈夫幾次勃谿後，葉茵開始逐漸了解丈夫苦悶的原因，她甚至同情丈夫，她要使他快樂。葉茵告訴薛承銘，她們主任決定把「夜鶯之聲」改為現場播出，也就是以後她每天夜晚不能在家裏陪伴他了。

葉茵晚上不在家裏，薛承銘自然而然的又成了「夜鶯之聲」的忠實聽眾。婚後的葉茵，現在主持節目特別喜歡談些婚姻問題，甚至在節目中介紹她的家庭生活，說些夫婦相處之道，還有他們夫妻間是如何的相互敬愛，有時候，她還在節目裏和丈夫談笑呢！薛承銘倒也欣賞這樣的愛情遊戲。每當夜深人靜時，葉茵蹣手蹣腳的回家，她喁喁私語，幽黑裏，睡夢恍惚的薛承銘對待妻子比在明亮中親愛得多。

可是，她不能只做他的黑夜新娘啊！

「承銘，你看，我試試減肥藥好不好？」

「嗯！」

「廣告說得很有效呀！我想吃吃看，也許真有效。我看我是太胖了，太胖對身體不好。」

「嗯！」

薛承銘含糊應著。他是看過一些減肥藥的廣告，兩張對比照片，一張是服藥前的女人，穿著泳裝，大腿胖得簡直和象腿差不多；另一張則是服藥後，顯然是少了許多贅肉，身材也顯得苗條豐滿，而且兩張照片間另有標誌證明「本照片絕對未曾經過任何人工修飾」。另外，他當然也看過服用高單位蛋白質過量有害人體的醫藥報導，想必葉茵自己也看到過的，只是他們誰也不打算討論這樣的問題。

葉茵開始吃減肥藥了，薛承銘雖然沒有親眼看見，可是從她胃口不佳，精神恍惚推斷，她一定正認真的實行著減肥計劃。兩個月下來，葉茵果然瘦了八、九公斤，只是臉色較從前蒼白得多。爲了表示獎勵，薛承銘帶她出去看了場電影，他對葉茵的減肥計劃愈來愈充滿了信心，他相信只要她再瘦一點，他會永遠的、真心的愛她。

可是葉茵有她的苦惱，在回家路上，她偕著丈夫，唯唯諾諾的說：

「銘！我昨天在電臺暈倒了。」

「哦？」

「我去看了醫生。」

「怎麼說？」

「說……說我白血球過多，最好不要再吃減肥藥了。」

「哦……」

薛承銘不再說話，他覺得自己總不能逼她去減肥，可是他是真的很高興，一連好幾天晚上，他賭氣回家吃飯，也不和她說話。

「銘！銘！」夜晚有人推他，又是那柔美甜蜜的聲音：「我想，做醫生的總是神經緊張，吃減肥藥也不算什麼，很多人都吃嘛，你說是不是！」

薛承銘仍然不理她，他對她是失望透了，要胖就繼續胖吧！他不要再為她的肥胖煩惱了。

當葉茵電臺的同事撥電話來公司找薛承銘的時候，他還不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暈倒？怎麼會暈倒呢？我現在在上班，很忙啊！……醫院？好吧！我等會兒就來。」

葉茵死於白血球過多。嚙氣的時候她原本豐圓的臉像脫了水一樣乾癟枯皺，一雙大眼因為瘦而凸睜著，怔望著丈夫，她似乎有話要說，也許她想要丈夫再記起她甜美的聲音，可是最後她還是什麼也沒說。

夜晚，薛承銘離開醫院，一輛計程車為他開了門，他坐進去，司機問他到哪兒？他還能說得清楚。

臺北的深夜並不如想像中那麼熱鬧，關了店舖的長街一樣是清冷淒涼，就像車上播放的音樂一般。好久，音樂結束後，是一個女人的聲音，好清美清脆的：

「剛才來電臺的時候，外頭飄了點細雨，一路上燈火朦朧，看到一對對偎在小花傘裏的身影，一下子覺得這個世界實在還是很甜蜜很甜蜜的，雖然傘外面有那麼多的紛爭醜惡，但是小傘裏永遠是溫馨可愛的。朋友！